

異教徒之戀心

黃有德



聯經文學 90

異教徒之戀

黃有德 著



聯經文學⑩

異教徒之戀

79.08.1141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

定價：新台幣12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R.O.C.

著者黃有德
發行人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3620137・641866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422-X

・ 84008-43 ・

目次

異教徒之戀	一
你的溫柔是一把利刃	
——續〈異教徒之戀〉	三元
牛郎織女	六五
玉貞的手稿	八五
嘯阿義，聖阿珠	一〇九
我的告白	一三九
誰要去美國？	一六一

異教徒之戀

1

晚上七點左右，天還亮著，巴黎東邊郊區，地下鐵車站陸陸續續走出不少人。一男一女併肩走出來。男的是白種人，高瘦挺拔，穿灰細格西裝，打領帶，右手提黑色○○七手提箱，已稍有白髮，眼神突然自信。女的是中國人，卻是西方模特兒身材，穿粉紫迷你裙和同色同料長外套，胸前別著一朵純白絲緞玫瑰，背Lancel名牌皮包，長直黑髮披肩，首次到陌生地方，臉上露出迷茫的表情。男人伸手牽了一下女人，覺得不妥，立即放開，順勢去指遠處一幢摩天樓，用法語說：

「那邊，那幢六十層大樓，我的公寓就在那，待會我們搭巴士上去。」

「好高，巴黎市內沒見到這麼高的。」

「是，因為這裡是巴黎市政府特別規劃的新社區，現在愈來愈熱鬧。商店街好幾條，超級市場好幾家，辦公大樓也愈蓋愈多。晚餐您想吃什麼？」

「隨您，我不挑食。」女人猶疑了一下，問：「您信什麼教？」

男的轉頭看著她問：「為什麼問這個問題？」

「我只是想知道……」

「我信上帝創造了男人和女人，由亞當和夏娃開始，您知道，伊甸園裡，亞當和夏娃……」男人不再說，女人也不再問。男人領著女人在超級市場買了一些食品：紅葡萄酒，乳酪，果汁……等，便上了停靠路邊等著的最後一班社區巴士。車子沿著上坡路緩緩前行，乘客一路減少。

男人將手提箱平放膝上，打開來，拿出一張燙金邊的證書：「看，我的法學博士證書。」

女人接過去，淺笑著問：「您每天都帶在身上嗎？」

「呵，不，不，今天我是有意帶著的。前天我不是告訴您嗎？我已經有居留證，早就可以工作了，但在考律師執照以前，還得多方面增加對法國的認識。到索本大學聽課才有幸認識您，今年暑假是我到法國五年多來最美妙的夏天。」

女人笑著把證書還他，偏著頭問他：「考執照不容易吧！」

「當然。」男人小心翼翼地把證書放進箱子夾層袋裡。兩人在對談時一直用敬稱的Vous（您）。

「下車吧，到了。」男的先起身，女人也跟著下車。公寓大樓近看卻是醜陋粗糙。男人帶著女人穿過一片佈滿油漬的水泥地，兩旁靠牆停著好幾輛小貨車，到了一扇門前，男人推開門先進去，女人腳步遲疑，邊回頭看著門緩緩闔上。門厚約三十公分，前後都包鐵皮，附有自動關閉消音設備。

男人伸手牽女人，說：「別怕！來！」

男人在說這句話時，把敬稱的Vous改成膩稱的Tu（你）了。男人兩天前邀過她，她以身體不舒服為理由拒絕了。今天下課後，男人鼓起勇氣再約她，她居然答應了，男人表面鎮定有禮，內心卻閃過許多綺漫的念頭。通過彎彎曲曲的走道，到了電梯口，

一進電梯，男人便把大串鑰匙中的一把插進大排按鈕下的鎖孔裡，女人存疑的問：「做什麼？」

男人說：「這樣便可以直達了。」

走出電梯，轉過一道門便是男人的家。男人用三支鑰匙開了門，轉開門把開門說：「請進，歡迎你來我家。」

大門正對著廚房，廚房左邊是廁所，右邊是個大房間。大房間是飯廳、臥房兼書房，有電視，一個大飯桌，四把椅子，一個雙人床墊，上面鋪著潔白的床單。床邊擺著茶几，上面有電話和站滿棋子的棋盤，是男人消遣用的。

男人脫了鞋，說：「對不起，下午匆匆出門，屋子有點亂。」邊就衝進房間收拾桌上的報紙和椅背的衣服。其實男人的屋子相當乾淨，整理得有條不紊，電視上的花瓶裡還插著薰衣草花。牆上掛著鐘和兩幅細密畫波斯女像。男人請女人在餐桌邊坐下，倒來葡萄果汁，拿起桌上的雙筒望遠鏡，說：「哪，前天告訴過你，如果到我家來，你可以看到整個巴黎，天氣好的時候，連最西邊的布龍尼森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」

「來，來看。」男人把女人招到窗前，給她望遠鏡。

「正前方是巴黎鐵塔，等會天黑，塔燈全亮就更美了。這邊，右轉一點點，可以看到凡僧尼城堡，看到了吧？」

「嗯，像在眼前一樣。」

「改天帶你遊森林，下次再來？那邊有游泳池，我們也可以去游泳。還有左邊，最近的這個橢圓形運動場，騎自行車專用的，有時也舉行比賽……你慢慢看，我去廚房了。」

男人在廚房手忙腳亂，一會碰翻鍋子，一會又被爐子燙到，女人用望遠鏡看了看風景，開窗吹了吹風，坐下來喝乾果汁，覺得無聊，便走到床邊看男人的書。靠著茶几在地毯上一排全是字典。

男人走進來，問：「你喜歡吃蝦嗎？」

女人回頭說：「喜歡啊！」

「魚呢？」

「也喜歡。」女人說：「別擔心，你請我吃什麼我便吃什麼。」

「你在看什麼？」男人走到她身邊，蹲下來看：「這是波斯字典，隔壁一本是阿

拉伯字典。」

「看起來都一樣！」

「字母和書寫相像。」

「我學過，連字母都記不清楚，發音又難，對我來說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。」
「中文對我來說也是啊！」

男人看看錶，問：「要不要看電視？」

「不，謝謝。」

「那我開收音機，聽聽音樂？」

女人點頭。男人扭開收音機，說：「屋子裡熱，你可以把外套脫了。」男人自己滿頭汗。女人起身，緩緩脫下外套，裡面是削肩高領上衣，腰間繫著細緻的金屬腰帶，男人不禁由胸部看下去，一直看到她勻稱的小腿，自覺失禮，便低頭回廚房去，過了一會，端著一盆蝦過來，坐下來剝殼。

「我去洗個手好幫你。」女人走出房間，右轉走廊，浴室就在盡頭，門開著，可以看到洗臉枱。大房間隔壁是小房間，落地窗前有一盆半人高的室內植物，門左邊擺

著一張單人床，也鋪得沒有一絲縐，地上斜放著一塊禱告用的地毯。

女人洗了手，坐下來剝蝦殼，問：「你每天要祈禱？」

男人坦然笑道：「嗯，朝麥加的方向，每天五次。」

蝦很快就剝好了。男人說：「對不起，晚飯再五分鐘就好。」女人跟著站起來：「還要我幫忙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米已經熟了，很快就好，只需再煮爛點。」男人端蝦走回廚房，順便開了房間的燈。

女人看電視下面櫃子裡有兩排書，便過去好奇地瀏覽。過大半是法律學的，有幾本關於政治的，還有兩本拿破崙情書集。男人將蝦子下鍋和飯湯一起煮，又回房間來。女人斜坐在地毯上低頭翻書，小腿交疊著，露出絲襪側面細緻的玫瑰花織紋。男人靠過去說：「我讀一段拿破崙的情書給你聽。」

男人對某一頁非常熟悉，幾乎可以背誦，不知有多少夜晚，那段文字使他熱血奔騰輾轉難眠。

他幾乎不換氣的讀：「我要擁抱你，緊緊擁抱你，我要吻你……我要進入你黑色

的密林中探險。」

女人低頭不語，男人把書塞到女人手中，紅著臉逃回廚房。

女人打開書，仍保持原來姿勢，隨意瀏覽了幾頁，嘴角浮出微笑，合上書，插回去，又看她原先拿的一本。

男人端來煮好的飯，擺好餐具，說：「看電視好嗎？演《戰爭與和平》。」

「好啊，法文版小說我讀過呢！」女人去關收音機。

男人拔出酒瓶的木栓，將兩個高腳杯斟滿紅酒，舉杯說：「祝你健康！」

「祝你健康！」

「請多吃點。」男人看著女人吃第一口。

「嗯，很好吃，也加了魚肉，對不對？」

男人笑著點頭，邊看著電視邊吃，邊又介紹螢幕出現的人物。「再來一盤好嗎？」他也在注意著女人。

「不，不，謝謝，夠了。」

「吃那麼少？」男人伸手觸了一下女人的腰：「怕這兒變粗嗎？」一邊用勺子挑

了蝦子放到女人盤裡：「蝦子好吃，多吃點吧！」又替她斟滿酒，起身去廚房拿來乳酪和大盤各種水果。

女人先吃了乳酪，男人挑了一個梨給她：「這個最熟，一定最好吃。」

女人削好皮，遞給男人。男人伸手拿另一個梨子，說：「那個是給你的。我自己削。」吃完問女人：「還要其他水果嗎？」女人挺直腰說：「不了，謝謝，還有酒呢！」邊看著他說：「我來洗碗？」

「呵，不，不，你看電視，我收到廚房去就來。」男人收畢餐具，立即回房，細心將床頭幾個軟墊排靠牆邊：「來，到這邊來看，靠著墊子比較舒服，角度也比較對。」

女人遲疑了一下才端著酒過去。一會，男人靠近，把手搭上女人肩膀，輕撫她渾圓細滑的手臂。又過一會，輕聲問：「剛才你讀情書了嗎？」

女人點頭說：「一點點。」

男人把女人手上的酒接過去，擺在小几上，便來擁吻女人，一邊輕聲囁語：「你來了，你來了……」

女人臉頰有微醺的酡紅，閉著眼說：「是，我是來了。」

男人輕褪下她的短裙和褲襪，卻解不開腰鏈，半哀求著說：「把衣服脫了吧？」男人對卸除女人身上的裝備總是笨拙的。

男人自己也除盡衣衫。女人全裸地躺著。窗外照進來的月光不動，只有電視螢幕的光線隨著情節的演出而變動。《聖經》上說：「飢餓的人有福了。」女人和男人一樣激情，男人早已一再對她透露求愛的訊息了。

男人滿足又溫柔地牽著女人的手去浴室。調好蓮蓬的水溫，又將擦布塗滿香皂為女人洗背。說：「伊斯蘭的教訓，事後要從頭到腳全部清洗一番。」女人由著他，從上到下每寸肌膚都搓抹過，沖淨了，才披上男人的浴袍回房去，坐在床邊望著窗外泛滿月色的夜空。

男人裸著進來，半哀求地說：「把浴袍脫了吧！來，來看夜巴黎。」男人牽女人手到窗前，黑暗中無數盞閃亮的燈，最亮的一叢便是巴黎鐵塔。「好美呀！」女人凝視窗外，男人凝視女人身體。

「你真美，像維納斯的雕像。」男人擁她入懷，撫她長髮：「來，再一次？再一

次？」

男人躺下，讓女人領他到快樂的頂點。女人像要擺脫什麼似地狂搖著……

「輕輕地，輕輕地……」男人閉眼嘆息。歡愉再度襲來。女人輕輕臥下，男人一遍又一遍撫過她的背：「留下來，愛我，愛我到天亮……」

「我不能，得回去了。」女人坐了起來。

「為什麼？是禁忌麼？」

「對，是禁忌。」女人站了起來，走出房間。

女人穿衣梳頭的時候，男人去小房間做一日中最後一次禱告，之後特意去為女人沖了一杯咖啡。

「喝了再走，很晚了，你一定很累了。」女人喝了咖啡隨即告別。

在門口兩人對視許久，女人吻了男人說：「謝謝你這一切。」門後貼的全是雷諾瓦畫的少女像，面頰紅潤，神情愉快安詳。男人凝視女人粉紅的臉頰，張大的瞳孔，說：「打電話給我？」女人搖頭，說：

「下星期一講堂見。」

男人送女人到地鐵車站才慢慢散步回家。

2

男人整個周末清地毯，換床單，借妥腳踏車，一邊癡想著未來的幸福，讓她看居留證，甚至求婚，留住她……

好不容易捱到星期一下午，到講堂時卻遲到了。進門就看到披肩黑髮的背影，便去坐在她後面。熬到下課，他傾前拍肩說：「下課後到我家去？」

黑長髮轉頭，並不是她，而是一張他不曾注意過的臉，看了他一眼，說：「好呀！」他連忙道歉：「對不起，認錯人了。」男人又窘又焦急，一排又一排地巡視教室，到上課鈴響，女教授領著工友，帶著唱盤、唱片進來了。過了一會，終於看到他所等待的女子手端紙杯咖啡從教室前部邊門悄悄進來，坐在最前排，他總算鬆了一口氣。女教授依例介紹完音樂家生平，開始放唱片介紹作品。這堂課所講的宗教音樂聽起來和古典樂很不相同，非常不悅耳，學生三三兩兩的溜出去，剩下的有的交頭接耳，有

的閉目養神。女教授循著旋律進行邊指著黑板上投影機映出的手稿，試圖詮釋音樂。宗教曲把三分之二的學生趕出教室了。男人忽然發現，坐在前排的女人也走了，連忙從後門追出去，已經不見踪影了。男人失望地沿著路邊慢慢走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上星期分手時才微笑著約好再見，隔一個周末，卻不打聲招呼就走了。他整夜失眠，到清晨才昏沈睡去。醒來已經過了中午，他匆忙果腹，沖了澡，刮了鬍子，還拍了一些香水，好不容易在三點，第一堂課開始時趕抵教室。一直沒看到那女人，到第二節下課，他忍不住走出教室散散心，然後他想到上洗手間，就在走道上迎面走來他思念的女子。看到他迎上來，她吃了一驚，隨即展開笑顏。他輕聲問：「還好嗎？」「很好，」她說：「我想去買杯咖啡。」他以法國式禮節親吻了她兩頰，說：「待會見？」她點頭。下課後，他緊跟著她走。在索本廣場邊人行道上，他追上併肩走，問：「妳上那去？」

「去買幾本教授推薦的好書。」

「周末到盧瓦爾河遊城堡了？」

「嗯，古堡、陽光、大樹、風，我愛死了。」